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保定军校求学日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张治中 (1)   |
| 七十自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章乃器 (36)  |
| 我所知道的章乃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胡子婴 (60)  |
| “七君子”狱中反诱降的斗争·····       | 胡子婴 (87)  |
| 回忆“一二九”时期的北师大·····       | 于 刚 (97)  |
| 北洋军阀时期国会概述·····          | 周震麟 (124) |
| 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·····         | 王葆真 (135) |
| 袁世凯破坏宪法会议的险恶阴谋·····      | (135)     |
| 国会斗争形势与民党议员连续被捕·····     | (144)     |
| 国会解散与熊梁内阁的倒台·····        | (163)     |
| 上海临时国会之一幕·····           | 陈冰白 (175) |
| 国会生活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           | 汪建刚 (178) |
| 略述国会恢复和非常国会的情况·····      | 沈太闲 (192) |
| 国民党和民主党在桂林竞选国会议员的斗争····· | 魏继昌 (210) |
| 我竞选国会议员的经过·····          | 潘乃德 (213) |

# 保定军校求学日记

张 治 中

这是张治中先生青年时代在保定军校三期求学时的部分日记。张入保定军校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，三年毕业，这里保存的仅为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同年十二月七日的日记。原稿是一册三十二开的小笔记本，钢笔书写，一九六六年遗失，这是余湛邦同志的抄本。这本日记虽属片断，但从中可以窥见民国初年军事学校的背景、制度、活动等情况的一斑。张本人青年时代的志趣爱好、思想修养、伦理观念、作风为人等，也在日记中有所反映。

——编者

（上缺）

二十二日（按指一九一五年七月——编者）

赴天骨<sup>①</sup>处少谈即归，因腹时痛也。

二十七日

---

① 罗天骨，川人，曾任上海学生军教练科长，后入保定军校。张在川任某旅参谋长，遇兵变，化装逃出，罗曾资助斧斧，出张于难。

赴绍卿<sup>①</sup>处，归来遇雨，遍体淋漓尽致。

### 三十日

与天骨论老子之学。予曰：立身宜勉强，处世宜自然；立身是源，处世是流。天骨谓：立身固宜勉强，然宜在自然范围内勉强；立身是用，处世是体。两人辩论至再云。

日者予因天骨时作归休之思也，因以境由心造、心由我造、吾人须将我字做主、切莫太阿倒持等语以药之。天骨今谓予云：思之思之，子之言谓为一种学说可，谓为真理不可。予笑颌之。

子腾见予近日清癯甚，因箴予以养心养生之道，对症下药，言皆有中。予深感之。予嘱之曰：从此予当遵从子言，力加节制，然尚望时加针砭云。

### 八月三日

进城赴自侯、墨林处，缘自侯以其兄迭函促归而就予询去就焉。予略述见解，彼决定姑不言归，以待其兄之后命再行定夺。其兄函有“有补于世道谓之功，有济于名教谓之名，有学问谓之富，有廉耻谓之贵，无为谓之道，无欲谓之德，不习于鄙陋谓之文，不近于暧昧谓之章”等语，盖以自侯迷途欲醒之也。其实自侯未尝迷途也。可谓难兄难弟！

### 四日

呜呼！今日何日，非我母子永别之哀念日乎！回溯去年今日也，暑假期满，返校登程，我母流涕送行而训之曰：“尔此去专心求学，家事有予，勿庸尔念！”斯时予不禁泪下如雨，弗能置一言，仅对唯唯而已。时维阴历六月，未雨数月矣；诩是晨大

---

<sup>①</sup> 刘永祚字绍卿，滇人，张之同学。抗日战争中，张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部长，刘充该部总务厅长，抗日胜利后返滇。

变，惨云密布，天地暗淡，旋即大风雷雨矣。呜呼天乎！一若知我母逝世未远，而予遽忍心别去，故作雷霆以示惩戒者然。当将雨之顷也，予已行数百武，我母犹伫立暴风中，遥呼予曰：

“吾儿雨矣，速回来！”斯时予泪不能抑，仅以手作势示意，然我母犹冒雨望爱子登舆去而念念弗置也。呜呼！去年今日，今年去年，予纵善忘，而此情此景，则永永不敢忘矣。呜呼！去年今日，吾尚有母，今年今日，吾无母矣！然则明年今日何如？后年今日又何如？虽十年百年后之今日又何如？呜呼！天乎，予其永永无母矣！予其永永无母矣！呜呼，八月四日！呜呼，八月四日！

吾于此对于吾所亲爱之弱弟，不禁重有感焉。本汤<sup>①</sup>年尚幼稚，诸赖扶持。我母若在也，衣服饭食，则有母叮咛监视之；起居疾病，则有母殷勤爱护之；言语动静，则有母恳切教导之，天伦至趣，其乐何如！今也则反是，虽寄居舅家，受教舅家，在舅家想不能有所歧视，然欲求如我母之待遇，恐不能矣。天涯万里，遥念吾所亲爱之弱弟，有不背人饮泣，向隅吞声，而能平平安安度此至苦可怜之岁月，已属大幸，敢有他望耶？虽然，我父母既弃我等手足以去，则予长兄当代负父母之责，今也两地睽违，兼顾不能，抚心自问，其何能释然无念耶？本禹<sup>②</sup>年龄虽将及冠，唯自幼失乳，体力未曾发育，今逼令学耕，已属忍心，乃日前舅家又来信言其懒惰无力，不听教训，吾殊难于为情者矣。而本禹之苦境，岂待推求而知乎？自愧难容，伤心

---

① 本汤，张之四弟，字文心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曾任国民党某军副军长。

② 本禹，张之三弟，字文衷，抗日战争中去世。

徒哭，呜呼天乎！我 母若在也，慈母若不忍心弃我等手足以去也，予安得有此种伤心事来相乘耶？呜呼八月四日！八月四日！八月四日！

### 七日

校长<sup>①</sup>训话，严斥在暑假期内同学之冶游及身着便服寄居会馆者，大有背于誓词“服从命令，言行信实”之二语，缘于放假之先均曾申诫之也。且云中国军队军官缺乏太甚，大总统<sup>②</sup>颇汲汲注意于造就将材，假使诸生如此不自谨慎，失政府信任之心，此后军官皆将由士兵升补，则中国军队前途何堪设想？危险万状矣。不观乎欧陆战役乎？德、奥所以常获胜利者，以多有学识之军官故；联军所以常居劣败者，以无有学识之军官故（平时造就不足，临时由士兵补充）。要之，无学识军官之军队，只可作打土匪之用，犹患不能操胜，断难与外国军队争一日之短长，诸生盍不自反耶？笃哉言乎！教育长训话，关于同学对教官及连排长服从事，而尤三致意于暑假后官生均宜力振精神，以求良好之成绩云。察教育长言论丰采，诚一长者也。

制定自修功课表（附外务一览表）

### 九日

开课。秩序的生活，毋怠毋荒。

奉令所有学生来信，须先经值星官拆阅检查盖戳发交，因近来同学与外界通信颇有涉及政治情事也。

### 十六日

---

① “校长”，指曲同丰，字伟卿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。

② 日记内所称“大总统”均指袁世凯。

排长陈光暄因在晚间自习时为同学讲解地形学中之“降低”意义，被教官查知，谓其逾越职权，面斥之。又同学因其管理较严（究不为严，缘同学习惯疏懈故），嫌其琐屑，咸有怨言云。

十八日

大总统特派军医总监来校检查卫生事宜。

二十一日

日前墨林自己决定留外读书，不就事。兹因同学蔡君绍疆再三相邀，情愿意挚，缘彼有友吴某现任赣州镇守使也，墨林欲就之，自侯颇不愿意，乃征予意见而决去就焉。予遂以遂生之道进之，使与墨林同往，盖一则可释怀友之心，一则弗失进取之机也。原函节录如下：

（上略）嗟乎墨、自，溯夫友之结合也，非以道德相砥砺，学识相切磋，患难相扶持乎？天经地义，奚待我赘。吾人平日抚躬，对于之三者能否完全无愧？否则貌合神离，吾惟惧其覆悚耳……虽云哭谏，于事奚补？揆之患难相扶持之义，表面观之，似可勉合，其实相去太远，此子腾每与谈及，终自咎吾等尽力未到也。嗟乎墨、自，世界万有，无非现象，而芸芸众生都是梦，尤为现象之现象，苟不能参透而解脱之，是谓徒劳，是谓自苦。吾之言也，或者不察，将以为吾为消极之谈、厌世之论矣。惟吾所谓参透也，非佛释之参透。吾所谓解脱也，非老庄之解脱。吾所谓参透解脱者，盖在有限之范围内，纯任自然，不加勉强。鸢飞于天，鱼跃于渊，以适我志，以遂我生，虽不能脱离现象之陷阱，然决不为现象所束缚所迷惘者，庶乎近之矣。（以

上说理，殊欠明了，以嫌冗未克详阐，细思之，尚有味可寻也。)

准上所论，世界万有，无非现象，然则吾人又何必负此一副臭皮囊以生斯世，终日汲汲焉皇皇焉，以为吾人所谓志趣抱负之奴隶耶？纵隐吾身来问桃源之津，奚不可者；即杀吾身同登极乐之天，又奚不可者。殊不知隐见同途，生死一致（所谓无生无死，何生何苦），吾人何必言隐，又何必祈死耶？既不言隐，既不祈死，则必求不隐不死之道，则遂生尚焉。孔子之蚤，诸葛之忠，梭氏之哲，拿氏之雄……任人之所忧，任士之所劳，其他如……莫不藉一事以遂其生，虽所事者不同，而求所以遂其生者则一也。故吾人处世，只问能否遂我生，不求能否如我意，为将可，为相亦可……为贩夫走卒亦无不可。盖吾人只求保持天所赋与高尚之人格，从容不迫，坦途而行，弗作卑鄙之营求，弗用虞诈之心思，以尽吾生人应尽之义务而已。其它成败得失荣辱之观念，皆与我无缘，在所不计也。虽然，吾上之言也，与具有流动性朝秦暮楚二三其德者，大有轩轻，此不可不察。吾人自束发读书以来，非具千真万确之志趣与抱负乎？悬此志趣与抱负之鹄，竭我心力以赴之，险阻百折，矢死靡他，得寸得尺，听之于天，其外一切，则不足萦吾念而扰吾心，是故若在吾人志趣与抱负之限内，当然排除一切顾虑，勇往迈进，又安用其迟回审慎为哉？洵如是也，则未近于吾之所谓参透解脱者几希，又安见其不能遂生耶？

吾欲进忠于吾友之前者，略具于是，今将论及吾友眼前之事焉……

### 二十二日

予与孔彰<sup>①</sup>立盟纪念日。（妄诞的模仿，放恣，手足的至友。）

### 二十六日

奉令：训练总监特派步兵监朱泮藻充考查委员长，莅校考查一切，以资整顿云。按军学独立，新设陆军训练总监，本校遂由陆军部移归该总监节制，曾于七月十日命令公布矣。

### 二十九日 星期日

墨（林）、自（侯）决定赴赣就蔡君之推荐，准明日首途，故诸友均进城把酒饯别，假座莲池。两载聚首，一旦分襟，回首往日种种，几如过眼云烟，安得不令人黯然神伤耶！

### 三十日

汽笛声声，遥望墨、自等已征车载道矣。

### 三十一日

自本日起，考查委员考查各教官及连排长典、范、令教授法（每日三堂），午后三点半至五点考查各连教练，均先经教育处颁表施行云。

### 九月二日

墨林临别赠予箴言，读之不禁汗涔涔下。予深感其得责善之道，敬将原函录左以作座右铭：

兄性果决，有干练之才，然失之褊急。褊则不能容

---

<sup>①</sup> 孔彰，郭姓，川人，张之同学，毕业后返川，死于军阀混战。

人，急则不能参议。不能容人则疾人，不能参议则不能集思广益。疾人则人亦疾我，疾我则必倾陷我。倾陷我，焉能立于众人之中，而作事业乎？不能集思广益，则昧于事理，昧于事理而武断，则为刚愎，刚愎之人，鲜有不败事者矣。且褊急者多苦恼，多不长寿，如屈原、贾谊、周瑜等，兄性格颇似之，伊等之寿如何？然去此弊亦有法，莫善于读书，如论语、三孟诸书。疾恶而不甚，厚重而不躁，沈潜而能以刚克，高明而能以柔克，尊贤容众，忍性养气，此种工夫，均医褊急二字者。又老子、黄石公书，亦可看。彼等以柔为刚，以退为进。圣贤与黄老不同者，盖圣贤有容人之量，黄老有下人之智，其学则同，其度量则有不同者。书固宜无所不读，然吾等有暇之岁月过少，不能不择尤要者。故读史可以知得失成败之林，读子书可以知人情、探哲理，读文集可以知古今英杰为人之梗概，然后折衷于圣贤之书，可归中和。此吾临别赠言，如此而已。

兄有暇可教我，使至于至善，则吾感激无涯矣。再，天骨兄才识卓越，阅历丰富，以兄之故，使天骨有暇来函教我，则我诚幸甚矣。

可参看寄孔彰、千里<sup>①</sup>两书。

弟 墨林上言

予今于墨林之训，不禁重有感焉。予秉性莽直，疾恶如仇，故每与不如我意之人相值，辄加白眼，而未尝稍有假借，由是同学中

---

<sup>①</sup> 千里，何姓，张之同班同学。

之疾我者众，即交友中因我之莽直而疾我者亦未始无人。昔者（元年第一次来保时）孔彰曾以此相戒，亦因常受反动力之影响（如三圣七贤之谰言等类），深自警省，时时克制。自问近年未尝无分寸之进，今墨林犹以褊为予病。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，足征予自信之误，而平日之所律者，未见毫厘之效也，敢不凛之而大加检束乎？又予间有（瞬时）卑鄙的褊狭之心思发见，虽云瞬时诱来，旋即消灭，然要断永无再现为当，亦当引为大戒也。至墨林以急为予病，似出于墨林老成审慎之言，予略有辞以正之。夫天下事无绝对是非，唯能断者有绝对是非。质言之，吾既断以为是，则为绝对之是；吾既断以为非，亦然。政出多门，一国三公，昔贤所引为大戒。况决心二字，尤为吾军人唯一之衣钵乎？故吾人判断事理，务将我主宰拿定，沉心静虑，加以一番思索，使心中已有把握，然后再以群言众谋为参证，固不能胶执一见，亦何能舍己从人？要之以我为主，以非我为客。客者不过作辅助品，待作展览会观可耳，喧宾夺主，决非我之所愿也。然非予智自雄者，吾惟见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者之可怜，不敢不稍稍偏于“自断”“我主宰”之方面耳。然予亦非敢遇事径行直意鲁莽灭裂也。思之，重思之，吾脑尝有不堪其苦者矣。予非久以“未谋不断，既断不谋”为处事唯一之格言乎？然每自恨未能完全做到，尤以犯既断复谋之病为多，尝讼于中焉。今墨林箴予谓失之于急，毋乃与予之所求者相刺谬乎？

要之，予宁负刚愎自用之罪名，不愿受迟回审慎之苦刑，生性天成，牢不可破，吾深憾缺此克制力，洵予之短也。

予以墨林书示天骨，天骨又谓我有务高远之病，亦将原函录左，以资省察：

日者读手书并墨林临别之一呼，不禁拍案叫绝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，得忠告而善道之旨，吾弟必服膺之，方不负良友之苦口婆心。吾辈取友必以直谅，多闻犹居其次，故论人不必求备，责友务须求全，吾与弟相聚岁较短，但相知深，故相谅亦至。吾每观人，觉好者处处皆好，歹者处处皆歹，苗硕子恶，辨别为难，此我之病，每欲去之，取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、恶而去其美，尚觉未能。虽然，弟之褊急，一望而能知，是诚吾弟病之一端，以兄所见，则有务高远之病。盖凡物高则不可几及，远则难以抵至，而务之是终必归于空，我尝谓之理想的而非实际的。医前者之病，须多看性理之书；药后者之疾，在即物穷理，虚己以纳物。果能将此二语时时放在脑子里，久久自能除却……

按天骨之言，略而不详，然务高远三字非予所承也。予正限于资质，不能务高远耳。苟其能之，正予之幸，不足为予病也。至理想与实际之分，就在最小时间（瞬时）内有之，若在永续时间内，则无理想与实际之分也。容日再与之面论其详。

又墨林致孔彰、千里、子腾各一书，兹分别节录于下，盖言皆中肯，爱不忍释也。

致孔彰书云：

兄天资豪迈，热诚过人，然失之粗荒。粗则不密，不密则计失，计失则害成。荒则不静，不静则心不安，心不安则不能思虑，不能思虑则不能得。有此二病，则不能治烦理剧，于军机则不能机密，处危险则不能镇静。（下略）再旧日诸友，皆有过人处，吾人切勿蹈有

始无终之弊也。盖友道以责善为主，责善而后可以成德，若酒肉恣欢，嬉笑怒骂，常常而见，源源而来，如凡夫俗子之交而不互相讲学规过，则恐见笑于大方之家矣……

致千里书云：

（上略）君天资明敏，有大过人者。我在，故与君琢磨之；我去，君亦可与诸人研究。总以立志为主。希圣希贤，毋堕流俗，是立志也。志一立，则从此路做去，而后心不放，心不放则交不滥矣，而后于学问诸事，则势如破竹矣。君之性，易出易入，苟进而上之，则张良、陈平与古来聪明特达、料敌如掌之辈，君可优为之；退而下之，充分则一校一尉之能，否则不堪问矣。我与君交久知深，故我之言益切。我以良言赠君，以尽两年来交往之情，愿君其图之。听我今日，否亦今日，若悦而不绎，从而不改，正孔子所谓吾未如之何也，已矣！古人谓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，取法乎中，不免为下。又曰：不希望为第一等人，做第一等事，亦谓之自暴自弃。君三思之！

致子腾书云：

（上略）君天资纯笃，长于保守，而短于进取。欲救此病，莫如读豪杰文集、英雄小传，以发扬志气，振起骨干，而后有敢作敢为之概，有舍我其谁之概……愿君希为豪杰，而不至如乡党自好之士，则吾之踊跃若何，舞蹈奚似？君其勉之！

三日

考查各教官讲堂毕。

#### 四日

奉令自习，闻明日开始考试学生学科云。

#### 五日 星期日

本日不放假，开始考试学科。予等所考者为军制、兵器、地形、语文、卫生、典范令各门云。

#### 六日 星期一

本校校长曲同丰（伟卿）先生奉大总统令免去本职，另候任用，临别在即，故于本日七时集合两期同学在大院讲话，所谓临别赠言，谨记其大要如左：

本校长于九月一日奉大总统电召进京，面谕另候任用，行与诸生别，特有数言为诸生告者：捍卫国家，非有完全之武力不可；欲有完全之武力，非有完全之军队不可；欲有完全之军队，非有完全之军官不可，证以欧洲此次之战争，其效益著。德国战线上每一军官必有八名军官预备补充。英国则除战线上之军官，假有损亡，即无后继。当战争开始之际，德国立出六十五军团，因后方军官多，故训练新兵亦速。英国仅出八师，嗣虽招募三十余万人，因无军官训练，故迟迟一年之久，毫无成绩，仍不能应用于战场。使有军官训练，则新兵只须六个月足可上阵，是无完全之军官，决不能造成完全之军队也，明矣。中国军官统计约万人（尚有从前各省所办之将弁各种学堂，凌杂无序，不得谓之完全军官，就中以湖北、南京所办之学堂较善），且有死亡之数。即以万余计之，亦不过编成十数师耳，以中国领域之广，其

何能济？所以大总统有鉴于此，颇亟亟造就军官。现又设置训练总监，以便赶速改变军事教育之方法，并一面拟设各种学校，以期造就多数军官。至如何改变军事教育，想必另有计划，兹可勿论。

虽然，欲造完全之军官，非一蹴所可几及，必经十年、若干年之教育，始可语于完全之域，此诸生所身历而共喻者也。然则今日欲求完全之军官，不惟诸生是赖而谁属？故诸生在此时期内，务要努力向学，以求实际，以副大总统为国求才之热心。又在此学成，亦不得谓之完全军官，必也入营后实地经验一切，若带兵之方法，所学之实施，皆须兢兢留意焉。

努力向学，固所当然，但对于学校规则，亦必须严为遵守，方不妨教育计划之进行，即以达诸生学成之目的。本校长曾于第一期得其经验。缘第一期生初入校，气习嚣张，开办经年，成绩有限，本校长接办伊始，即严加管理，雷厉风行，教育上始有可观者。于是第一期生中始有言曰：吾今始知在入学校矣。故遵从规则，诸生亦不可忽者。以上所言，皆本校长切望于诸生者也，诸生勉之！

再本校由王校长接办，对于教育上亦曾留意，且带兵多年，将来必能将营内事时与诸生道之，想必有所裨益也。惟望诸生对于新校长来后，总能保持现在之军纪风纪，且优于今日为善。

今日为校长与诸生最后之讲话，本有多言，奈时间太促（注：因八时尚须考试），不能如愿。好在我等军

人，时有聚会之日，或将来校长再因事来校，与诸生重话旧情，甚所欣幸也。今言止此，并为诸生辞行云。

补校长最初之言：

第一期业已毕业出校，二期生入校将近一年，颇能向学守规，三期生虽入校仅两月余，亦能守规向学，校长甚为欣慰。惟因国家财政支绌，教育材料均不完备，此校长二年来所引为遗憾者也。

教育长训云：

校长临别赠言，引证欧洲战争以证完全军官之必要，殊于本校教育及诸生有密切之关系，诸生固深感激不遑者矣。着向校长举手致敬，聊表惆怅云。

于是齐向校长举手致敬。礼毕，遂由值星生带队回，官长集合摄影纪念云。

谨按：校长卒业日本士官，历绾学务，故对于教育上之经验颇富。至其办事才具，观于校内事无巨细，井然不紊，亦可推知矣。对于学生，既无苛刻之要求，亦少放纵之待遇，平日之所教训者，皆切于实际而无高阔之论（读开校训词可以推知）。管理、教育，比较上殊无间然矣。然有人谓其贪利，吾初颇惑之，及入校后实地考察，则不谓然。其他姑不证明，即以饭食一端证之，与预备学校费等，而饭菜之良则较之预校多多，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也。况军部之考核殊严、给与殊吝乎？（暑假之出校同学，军部曾来令将膳食及应发教育品截存报部。）然予非有所偏而为其辩护也。再退一步言之，即使贪利，果能管理、教育两无所憾，试问与学生有何关系，何必其去之惟恐不速耶？不忆乎吾等母校之往事乎？初金校长永炎（晓峰）之开办也，同学怨憎之

声（谓其贪利）时闻耳鼓，及易应校长龙翔，饭食则弗如矣，管理、教育亦相形见绌矣，然相差尚属有限。及应去而解校长朝东来，优柔萎靡，百事悉唯教育长是赖，校内紊乱腐败之情形，殊令稍有热血者为军政前途哭。今曲校长去矣，瓜代者则为王汝贤氏，将来办理成绩，吾固不敢预断。然考其历史，在军多年，对

---

以寡默为第一义。予深黠之，且感其惠我（彼云若在他入，决不惮烦而来晓舌），谨志之以自警焉。

考毕。

八日

新校长王本日到校，集合中庭，行见面礼毕，言：今日不过识面识面，诸生考试甫竣，很辛苦，有话容日再说云。

湘人杨度等六人创设筹安会，以改变国体君主立宪为宗旨。星星之火，今已燎原矣。

校长就对于予个人而论，不能谓无关系；就对全体而论，关系尤切。吾人求学来兹，当然望一完全无缺之校长负管理、教育之责，直接使吾等受其裨益，间接使军国蒙其影响。假使不能如愿者，则只有求独善其身之道，并存一学而有成、当公不让、舍我其谁属之思想，以自排遣，其他一切置之不闻不问之列可也。否则热血澎湃，触景伤怀，直是徒取懊恼，甚至貽前途无涯之憾，于实际上庸有万一之济乎？此吾对于今日所见之郁闷而警觉及此也，慎宜省察焉。

致公竞书，因其将东渡，劝以看破与保重也。

九日 星期日

本日慰劳，放假一日。予与孔彰、天骨赴绍卿处谈天，归途孔彰之言颇动予自觉，特志之。

十日

接公竞信，有“家居一月，无聊万分，每于凉月当空之时，独步庭中，辄忆旧游，弥增感慨”，“微闻军校办理未洽人意，是宜屈以求伸，不可因噎废食”，“八号启程去国，将与诸友更远隔一重矣”，“会期何年，非所逆料”等语，其心境可推知矣。箴言